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月关
◎著

锦衣夜行

3
风波恶

看一个小人物
如何覆雨翻云
与永乐大帝共创
光芒四射的大明帝国



月关作品

新派历史武侠巅峰巨著 起点中文 2011 年度小说

月关超越自我之作 好评更胜《回到明朝当王爷》

乾坤入袖 锦衣夜行 低调！低调才是王道！

长江出版传媒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月
关
◎
作品

锦衣夜行

3 风波恶

起点中文 2011 年度小说

新浪历史 武侠
巅峰巨著

月关超越自我之作
好评更胜《回到明朝当王爷》



文稿整理: 李苏萍 张海峰 高毫林 罗刚 李志刚
王东山 张玉田 纪晓峰 吴杰 赵晓龙
宋春雪 罗秋平 周人伟 何小川 张春雨
陆子今 常德 许文山 何冲 李伟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风波恶 / 月关著. —武汉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3.4

(锦衣夜行;3)

ISBN 978-7-5353-8281-8

I. ①风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7218 号

| | | | |
|-------|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风波恶 | | |
| © | 月关 著 | | |
| 出版发行 |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| 业务电话 | 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9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hbcp.com.cn | 电子邮件 | hbcp@vip.sina.com |
| 承 印 厂 | 枝江金汇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| |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| | |
| 印 数 | 1-15 000 | 印张 | 16.75 |
| 印 次 | 2013 年 4 月第 1 版,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| | |
| 规 格 | 680 毫米 × 980 毫米 | 开本 | 16 开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353-8281-8 | 定价 | 25.00 元 |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1 章 奉旨泡妞 | 1 |
| 第 2 章 再见紫衣 | 10 |
| 第 3 章 引狼入室 | 18 |
| 第 4 章 灭门惨剧 | 27 |
| 第 5 章 打草惊蛇 | 35 |
| 第 6 章 各有所得 | 43 |
| 第 7 章 野牛俯首 | 52 |
| 第 8 章 再进彭家庄 | 61 |
| 第 9 章 骗新娘 | 71 |
| 第 10 章 金刚授首 | 79 |
| 第 11 章 翻手为云 | 90 |
| 第 12 章 长亭逼婚 | 100 |
| 第 13 章 歪打正着 | 110 |
| 第 14 章 露 馅 | 120 |

锦衣夜行



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15 章 | 约 定 | 129 |
| 第 16 章 | 陷 阱 | 140 |
| 第 17 章 | 内外接应 | 150 |
| 第 18 章 | 背信弃义 | 162 |
| 第 19 章 | 兵和匪 | 173 |
| 第 20 章 | 山陵崩 | 182 |
| 第 21 章 | 瓦济河畔 | 192 |
| 第 22 章 | 墙上芦苇 | 202 |
| 第 23 章 | 剑指周王 | 213 |
| 第 24 章 | 狗皮膏药 | 225 |
| 第 25 章 | 双面间谍 | 238 |
| 第 26 章 | 霸王餐 | 249 |
| 第 27 章 | 兄弟异心 | 258 |

·风波恶·

第1章

奉旨泡妞

茹瑺得了皇帝亲口吩咐，出了谨身殿，便向门口侍卫问起杨旭此人。

不远处，夏浔穿戴整齐，正给宝庆公主讲着故事，也不知他讲的是什么，连旁边那个十岁左右的俏丽少女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
侍卫一指点，茹瑺才晓得这人就是杨旭。茹瑺摸不清这杨旭有什么来头，也不敢把他当成一个普通武官呼来喝去。他站定了身子，扬声说道：“你是杨旭？本官奉皇上谕旨，调你去山东府办差，随我走吧。”

夏浔一诧，却又不便动问，忙三言两语匆匆结束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。徐茗儿领着依依不舍的宝庆公主走开了。

夏浔匆忙赶到茹瑺面前。茹大人微微一笑，和气地道：“本官奉旨调你克日赴山东府办事。走吧，本官这就给你好生安排一下。”

夏浔一听，就知道是徐茗儿帮了他的忙，回头一看，徐茗儿一边配合着宝庆公主，手里边比比画画的，一边正回头向他看来。夏浔站定身子，向她遥遥一揖，甚是庄重。小郡主抿嘴一笑，便转过了头去。

刑部尚书告病在家歇养，现在是侍郎暴昭主持刑部日常事务。虽然礼部是名义上的六部之首，可吏部才是实际上的六部第一，一听说吏部尚书驾到，暴昭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连忙装束整齐，亲自迎了出来。

他把茹瑺客客气气地迎进厅去，奉上热茶，仔细一听来意，竟是安排一个小小的八品御前带刀官的前程，不觉有些发怔，他想了想，才试探着道：“咳，茹大人，这个杨旭……是大人的……亲族晚辈么？”

茹瑺连忙摆手道：“噯，暴大人莫要乱猜，本官与那杨旭既不沾亲，也不带故，他呀……”茹瑺向天上指了指，神秘地道，“皇上亲口吩咐下来的。”

暴昭为难地道：“我刑部主管天下刑政，审定和执行律例，判案定罪，管理

囚犯。下设十三清吏司，各管一省刑政。一般都是地方上将卷宗、刑囚押解京师，由刑部再审。只有地方上发生了重大案件，且牵涉众多，不宜移案京师，才由刑部派人前去，主动遣派差使到地方上，却不多见，给他个什么差事才合适呢？”

茹瑺沉吟道：“听说此次因陕西白莲教谋反，你刑部已派员赴十三省督察缉捕匪盗事？”

暴昭道：“是有此事，可是人已经都走了呀！各司的差派，都是由各司员外郎牵头，那是从五品的官员，这杨旭……怕是不够格儿，若只让他做个随从，皇上脸上又不好看。”暴昭想了想，突然灵机一动，道，“皇上既未指定由我刑部来办，大人您看，让他挂着都察院的幌子去山东怎么样？都察院有监察御史巡按地方的巡回监察制度，最为合适。”

茹瑺一听，茅塞顿开，跷起大拇指道：“耿介，好手段。那本官就不耽搁了，这就去都察院。”

暴昭松了口气，连忙起身相送，茹瑺便兴冲冲地奔往都察院。

茹瑺曾经做过都察院副都御史，在那儿比在刑部更好说话，到了都察院把情况一说，都御史吴有道吴大人立即笑道：“这事还须良玉兄亲自来嘱咐么，那就派他做个巡按御史如何？”

都察院可以派员到地方公干，按照巡察地方的职责，分为专差御史和巡按御史两种。专差御史由专职的监察御史担任，分别监察十种职权：一曰清查军队；二曰提督学校；三曰巡察盐务；四曰巡察茶马；五曰巡察漕运；六曰巡察关防；七曰督理攒运；八曰查点军马；九曰屯田；十曰监军。除此十项专差，还有恤军、赈灾、提督捕盗、查理兵马钱粮等差使。

而巡按御史则不然，巡按御史没有明确的监察目标，举凡吏政、刑名、钱谷、治安、档案、学校、农桑、水利、风俗民隐，他们可以无所不察，所以权力很大，行动也自由。更妙的是，这些御史大人和六科给事中差不多，权力虽大，官职却不高，那些监察御史最高也不过七品官，夏浔现在是八品官，无须提拔官职，也能胜任这个职务。

茹瑺先是一喜，想想觉得不妥，说道：“御史初任，做试御史时只能出小差，及至考核合格，方任专差，最后才能担任大差。出任巡按，咱们这么做岂不是乱了规矩？这可是代天子巡狩啊。”

吴有道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派个不管事儿的巡按御史去，让那

杨旭任其副手，做采访使，实际上他可以自作主张不就成了？”

茹瑞闻言大喜，哈哈笑道：“有道，你果然有道，哈哈……”

夏浔都不知道都察院的大门朝哪儿开，就莫名其妙地去都察院上班了，而且弄了个采访使的职务，三日之后会同巡按御史黄真黄大人同往山东。

夏浔回到家里，全家上下才算松了口气。小荻不懂事，肖管事可不一样，听说少爷跑去向皇帝请假，把他吓得早饭、午饭全没吃，好不容易见着少爷回来了，一颗心这才落了肚。

西门庆正在杨家等着呢，他先去见了自已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南飞飞，耳鬓厮磨、缠绵亲热一番，这才来见夏浔，不想到了他家里却扑了个空。

恰好谢露蝉在这儿，西门庆倒也不嫌寂寞，中国画讲究的是意蕴，谢露蝉的画偏向写实，这就被人认为落了下乘，一向不大受人待见。西门庆学文不成，只是个半吊子文人，他对医书很有研究，对字画却所知有限，见了这样栩栩如生的画作，反而大为欣赏。

谢露蝉立即把他视为知己，一番言谈，大为投机，所以杨家男主人虽然不在，有谢露蝉陪着，两人饮酒畅谈，倒也逍遥自在。

夏浔回来，才惊喜地发现西门庆到了自己家中，忙又摆开酒宴，重新为他接风。等到酒席散了，谢露蝉钻回他的房间继续作画，夏浔才把西门庆带到了小书房。

听了夏浔的话，西门庆惊道：“这般不巧，我才刚来，你就要走么？”

夏浔道：“可不是阴差阳错！对了，你这次来所为何事，真是采购药材？”

西门庆紧张起来，忙道：“当然不是，还不是为了要见飞飞寻个借口嘛。老弟，你说女人是不是一遇到这种事儿，就变得特别机灵？我觉着……我觉着我的借口找得挺好的呀！可我出门的时候，小东欲言又止，那眼神儿看得我心里发虚，我这一道儿都吃不好睡不好，总觉得……她好像发现了什么。”

夏浔默然良久，缓缓问道：“西门兄，经商之道，可是贵卖贱买？”

西门庆茫然道：“废话，不然经商干吗？”

夏浔道：“那么……你觉得天子脚下，一国帝都，这个地方的药材……会比阳谷县便宜么？”

“啪！”西门庆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，咬牙切齿地道，“奶奶的，俺终于知道岔头出在哪儿啦！”

谢雨霏本来满怀离情别绪，可是一看到夏浔的样子，她的嘴角便情不自禁地翘起来，想笑。这大概是少女的通病，喜怒哀乐就像草原上的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变幻无常。

大概她已经看惯了夏浔穿飞鱼服时的模样，此时见他头戴乌纱，帽翅还是紧贴耳朵向上翘起的两片桃叶，身穿一领绿色文官袍，官袍补服上还绣了一只可爱的小鹤鹑，谢雨霏觉得很有喜感。

陡然换了文官服，夏浔也挺不自在，他抻抻袍襟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嗯，我马上就要去都察院，随巡按御史黄大人往山东府采访察缉去了，令兄的屏风还没有画完，不必急着走，就当这儿是自己家好了，不用见外。你……也可以时常过来走动，我府上没有旁人，肖管事和小荻你都认识的。”

谢雨霏秀美的脸上露出若有若无的浅笑，轻轻应道：“哦？是去办案么，我怎么听说，你是去青州彭家接回你的彭娘子呢？”

夏浔干咳一声道：“这个……是有，顺路，哈哈，只是顺路。”

谢雨霏酸溜溜地道：“你对她，可是真好。”

夏浔眼中露出一抹笑意，轻声道：“如果你是我的娘子，被娘家抢了回去，我也会拼了命抢你回来的。”

谢雨霏脸上闪过一抹羞喜，随即却板起了脸蛋，冷哼道：“我家只有一个哥哥，还不会武功，你要抢人再容易不过，哪比得了彭家？听说她光堂兄弟就有二十多个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，我若真是你娘子，岂不太吃亏了？”

夏浔马上闭紧了嘴巴，女人吃起醋来是不可理喻的，她连这种醋都吃，还能和她讲道理么？不过，吃醋总是好现象。

看到夏浔眼中越来越浓的笑意，谢雨霏很生气，一转念，忽地想到彭家有那么多堂兄堂弟、表兄表弟，夏浔偷了人家的大姑娘，如今送上门去，一定会吃一顿大苦头，不禁又开心起来。她眉开眼笑地道：“啊哈，彭家是武术世家，家里人丁兴旺，你骗了人家姑娘，这一回去，少不了一顿苦头，哈哈。”

夏浔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你就等着吧，我一定鼻青脸肿地回来，叫你看个够。”

谢雨霏娇笑道：“好啊，那我就恭祝你旗开得败、马到被揍了。”

夏浔哼了一声，转脸又看向不远处并肩站立的西门庆和南飞飞，招招手道：“都送到镇外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这就去都察院报到了。”

西门庆挥手道：“老弟，一路顺风。我没离开的这些天，你的家里我会妥

善照顾的,你就放心吧!”

夏浔笑了一声,心道:幸好我家里没有老婆了,要不,就冲你这名字,让你照顾,我还真不放心。

夏浔翻身上马,又向他们挥一挥手,便一提马缰,冲了出去。

“保重……”轻轻的,一个带些伤感的声音随风入耳,夏浔猛地一勒马缰,立住了身子。扭头看向那个袅娜的人儿,她已经不笑了,只用一双清清澈澈的眼睛盯着他,眼波幽幽,仿佛两汪深水的潭。见他伫马望来,那双长长的睫毛立即向下一垂,想要藏起些什么似的。

夏浔按马笑问:“不盼我去挨顿揍了么?”

谢雨霏飞快地转过身去,高声道:“一路保重,才好安全抵达,结结实实去挨一顿胖揍!”

夏浔哈哈大笑,挥手一鞭,骏马便撒开四蹄,沿着村边小路飞奔而去……

一晃儿,夏浔已经离开十天了。

杨家门口的垂杨柳树下,西门庆低着头,目光躲躲闪闪,南飞飞气鼓鼓地道:“你不是说要带我一起回阳谷吗?”

西门庆心虚地道:“可我转念一思量,还是觉得……先回去探探小东的口风比较妥当,要不然……她不允的话,你到哪里去住,这家里还不打翻了天?”

“你看看人家杨旭,再看看你,没骨气的男人!”南飞飞恨恨地一跺脚,背转了身去。

西门庆连忙赔笑上前哄她:“我这也是为你着想嘛,怕你去了受委屈,你给我点时间,我一定能说服小东来接你过去的,我发誓。”

南飞飞狠狠地一挣香肩,捂起两只耳朵,愠气道:“不听不听,王八念经。”

西门庆唯有苦笑,齐人之福,不好享啊。

细雨缠绵,如丝如雾。谢雨霏独自徘徊在秣陵镇外的湖边柳下,袅袅婷婷,人淡如菊。

“姐姐……”南飞飞一声呼唤,谢雨霏淡淡回眸,就见她像一只蝴蝶,提着红裙儿,正向自己跑来,头上的蝴蝶啄针,发出一闪一闪的光……

听完南飞飞的话,本来有点魂不守舍的谢雨霏突然眼睛一亮,神情振奋地道:“我陪你去山东!”

南飞飞吓了一跳：“啊？他不带我去呀。”

谢雨霏道：“他不带你去，你不会自己去？”

南飞飞想了想，胆怯地道：“这不好吧，我又不是……不是去找他娘子打架的。这一闹起来，弄得不可收拾，没准他也会生气的。”

谢雨霏白了她一眼，拍拍胸脯道：“笨丫头，你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了？谁叫你用强了？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南飞飞的眼睛亮起来。

谢雨霏贴过去对她咬了一阵耳朵。南飞飞犹豫地道：“这样……这样成吗？他要是不肯……不肯听我的怎么办？”

谢雨霏眯起漂亮的大眼睛，很阴险地道：“人在屋檐下，怕他不低头？”

“又去乡下玩啊？”谢露蝉盯着眼前刚刚勾勒成形的一幅巨大的山水图，问道。

谢雨霏道：“是啊，干娘现在的主要收入就是乡下那块地嘛，哪能不着紧。我一个人，住在这儿闷得慌，想跟干娘去乡下玩。”

“唔，那就去吧。”谢露蝉在一株古松处又勾勒了几笔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停下笔回头道，“谢谢，经过这些天的相处，我觉着……杨旭这个人的品性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啊！他这人有才有貌，其实是个难得的良配了。”

谢雨霏心里一跳，口是心非地道：“那又怎样，已经……已经解除了婚约，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！”

谢露蝉喜道：“妹妹回心转意了么？只要你愿意嫁，杨旭那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马？好马也得看是什么草哇，哈哈……”

谢雨霏很矜持地道：“杨旭也算好草吗？他呀，狗尾巴草还差不多……”

夏浔这株狗尾草儿现在已经赶到了徐州。

他们从南京过来，从这儿去山东，是最近的路线。其实十天工夫才走到这儿，着实有些慢了，只是一来他们不止两个人，巡按御史出行，一路上虽然不必摆开仪仗，鸣锣开道、肃静回避的，可这么多人行动歇宿，总是比一两个人轻车而行慢得多，再加上最近正是缉凶捕盗、追查白莲教徒风声最紧的当口儿，一路上关卡哨防，检查都比平时严格得多，这也耽搁了行程。

徐州渡口人满为患，因为查缉得严，过河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。黄御

史和杨采访使没有摆开仪仗，穿的也是寻常衣裳，不好摆开官威开道，只得耐着性子往前蹭。

好不容易轮到他们了，手下人递过去的不是路引，却是一份官防，那巡检官有些惊讶，打开来仔细看了一遍，立即满面堆笑地道：“哎哟，失敬失敬，原来是京里出来的大人，耽搁了大人們的行程，恕罪，恕罪。不知此行几位大人，随从几人？还请一一指点出来，下官这就放行。”他扭过头去，用连鞘的单刀指着几个手下嚷道，“喂喂喂，快把鹿砦摆路边去，给大人车驾让路。”

这位巡检官低头一看，刚被拆包检查过的一个书生还在慢吞吞地拾掇他的东西，没好气地道：“这位秀才，我说你快点行不行，磨磨蹭蹭的，路上可不止你一个人。”

夏浔坐在车上，向那人看了一眼。这人穿儒衫，饰佩剑，一看就是个游学的士子，不过看来家境并不怎么富裕。他带了一个极大的行囊，似是远道而来，却既无代步的马匹，也没有书童仆人。

如果换成别的行旅，他在那儿收拾东西并不碍事，可夏浔一群人坐了车来的，这样一来就有些碍事了。夏浔见状，吩咐那巡检道：“不必催他，我们过去早了，渡船不满也不会开的，稍候一会儿无妨。”

那巡检官听了连连应是，回头还是走到那秀才身边，呵斥了几句：“快点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。”

“谢谢大人。”那书生显然听到了夏浔的话，抬起头来向他笑着道谢。这书生身材魁梧，国字脸，颧骨很高，眉骨也有些外隆，显得有些嶙峋，不过一眼看来，很有气势。夏浔也向他微微一笑。

秀才将书本、衣物都塞回了行囊，又拾起了他的佩剑插回腰间，便往前走。自此过河，便是山东地境，孔圣故乡，天下游学士子只要能出远门儿，都会往山东来，朝曲阜孔庙，拜祭大圣先贤，在这里看见远道的书生并不稀奇。

夏浔一行人也过了关卡，那巡检官很体贴，派了个差人在前边给他们看路，便走在了许多路人的前边。夏浔与那书生又打了个照面，两人又相互客气地点了点头，夏浔目光一垂，注意到那人的手正按在剑柄上。

这是一柄饰剑，基本上是杀不了人的，剑身太轻太薄，而且不开锋，就算开了锋也不能切割砍劈，因为铁质太差了。这种剑除了当装饰品，只能用来舞剑，锻炼锻炼身体。

当时官学，骑射是必修课，因为学生们一旦中举，将来就有可能外放地方

做官，而地方官在缉捕匪盗、打击叛乱、应对外敌的时候，是理所当然的所在地最高指挥官，不懂骑射岂不成了废物？因此这是士子们必学的基本技艺。不过，士子的主业毕竟是书本、文墨，他们会养成随时扶剑的习惯么？

夏浔不由眉头微微地一蹙。他又深深地瞥了一眼那个书生，这才扭回头来。前边河水滔滔，黄河渡口到了……

秀才慢腾腾地走在后面，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，泰然自若。

他的学政官凭上，记载着他叫王一元，河南南阳府秀才，今年三十二岁。他的确姓王，一元也的确是他的真名，但是世上知道他本名的人其实并不多，大多数人只知道他另外的一个名字，一个赫赫大名：金刚奴，王金刚奴。

金刚奴是陕西勉县白莲教的首脑之一。当初传教时，他是三首领，勉县白莲教坛，大元帅是田九成，二元帅是高福兴，三元帅就是他王金刚奴。

后来，他们揭竿造反，推大元帅田九成为汉明皇帝，年号龙凤，二元帅高福兴为弥勒佛，而他则成为四大天王之首。传说中，金刚奴身高过丈，来去如飞，一身铜皮铁骨刀枪不入，力大可搬山，可谁又能想得到，真正的金刚奴只是一个看起来比普通书生健壮一些的汉子，穿上儒衫，俨然就是一个儒生。

勉县白莲教这次造反风风火火，迅速聚集了数万之众，看起来煞是威武，谁晓得朝廷大军一到，顷刻间土崩瓦解。

弥勒佛死了，四大金刚只活下来他一个，他卷带了一些当初率人劫掠豪门大户人家弄到的金玉珠宝，逃出了陕西，在河南南阳府花重金买到了这份假官凭证件，居然一路有惊无险地闯到了徐州渡口。

离陕西越来越远了，他相信，这一回终于安全了。暂且到济南府投奔表兄，挨过了风头，他还是会回去的。勉县有他的根基，官兵虽然厉害，但是官府除非把当地的百姓全杀光，否则就除不掉他的根基，他还会东山再起。

黄真和夏浔到了济南府外二十里，才停下来穿戴打扮，摆开仪仗，同时使人赴济南府传报消息。

黄真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夫子，在都察院摆弄了一辈子笔墨，因为为人木讷，没什么人缘关系，外派公差的好事从来也轮不到他，他也死了心，老老实实待在都察院里领俸禄。

谁想到老了，居然被派为最威风的巡按御史，黄御史得知消息后欢喜得都忘了自己姓什么了，差点儿被一口痰气迷了心窍，谁知道都御史吴有道大

人马上给了他一记“大耳光”，把他给“扇”醒了：“此次北去山东府，你名为巡按御史，实则诸事莫做，但听采访使杨旭吩咐。杨旭奉有密旨，去山东自有公干，你只是个幌子，懂么？”

一句话把黄真打回了原形，他仍旧做了那个木讷少言的黄监察，自应天府出来，他就像是车头飘着的一面幌子，就连行止打尖都由夏浔做主。

消息报到济南府，济南布政使司、都指挥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都派了人来，因为黄真是巡按御史，什么都可以过问，所以各个衙门都得派人来。

黄真是七品官，官职不大，但权力大，所以各个衙门派来的官员职位都不低，大多是五六品的官儿，其中就有布政使司参赞仇夏仇大人。仇大人上次派人追着夏浔去了北平，结果什么把柄也没抓到，反而因为蒙古人意图炸毁燕王府的阴谋，他的人给搂进了大牢。

亏得那两人机灵，只说是奉济南府所命来北平查访一桩案子，并未说是仇夏私相指使，北平府行文济南府查证之后，也未深究，便把他们放了。

在众官员的陪同下，巡按御史的仪仗热热闹闹地到了济南府城门下，候在城门口的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员们便迎了上来。

都察院、大理寺、刑部，是朝廷三法司。十三省的提刑按察使司，隶属于刑部。在地方上，他们司法口儿的官员与都察院关系是最近的，黄真品秩虽低，却是朝廷差派，提刑按察使曹大人给面子，竟然亲自率领本司的副使、佥事、分道巡察官们赶来迎接了。

这位曹大人，就是曹玉广曹公子他爹曹其根。

曹大人还不到五十岁，头发乌黑如同墨染，面容极为年轻，比起曹公子的张狂和浮浪来，这位曹大人却给人一种沉稳刚毅的感觉。

这样的场合夏浔就不能越俎代庖了，黄御史虽木讷老朽，基本的场面话还是会讲的，由他出面道谢，彼此寒暄一番，便一起进了城去。

黄御史等人先被送到驿馆安顿下来，曹大人并未随行，只说请他们安顿下来，稍作歇息，晚上再为两位大人接风洗尘，便回衙去了。黄御史等人自有其他官员陪着，一路到了驿馆。

第2章 再见紫衣

济南如今是山东道上最重要的一座大城，所以这里的驿馆规模也很大，不似小城小县的驿馆粗鄙简陋，只能充作歇脚处。

巡按御史黄大人、采访使杨大人都给安排了单独的院落，每人院子里拔了七八个驿卒听候使唤，用的是接待一品大员的规格。

当然，这两位大人的接待规格还是小有差异的，黄真的住处比夏浔的住处更宽敞些，布局更合理些，推开窗子看到的风光角度更好一些。

夏浔恨不得马上赶去青州，只是今日刚到济南，自己马上溜之大吉就不好了，且不说名义上的顶头上司黄大人脸上难看，济南府的官儿们都要跟着紧张了，他们不知道我干吗去了，只要屁股上不干净的官员都得忐忑不安的，所以他只得捺住了性子，先应付了这些官面上的来往，回头找个理由同黄御史说说，再去执行自己的追妻大业。

宴客之地就设在驿馆之内，从八仙楼请了四个掌勺的大师傅，烹制了一席丰盛的酒宴。按察使曹大人只来坐了一阵儿，喝了几杯酒，就说尚有要事在身拱手告辞了。等他一走，席上的气氛便活跃起来，布政使司的仇参赞捻须大笑道：“有酒无乐，未免乏味，易大人，没有安排女乐吗？”

这易大人叫易嘉逸，是山东提刑按察使司的一位提刑佾事，接待应答主要就是由他负责的。

易大人闻言笑道：“老匹夫，就晓得你在转花花肠子，怎么，曹大人刚走，你便按捺不住了？”说着，他又转向黄真和夏浔，笑道，“方才按察使大人在座，本官未敢造次。哈哈，今日这班女乐，还是我特意吩咐，从教坊司调来的技艺最高明的女乐，为黄大人、杨大人接风洗尘，一助酒兴。”

易嘉逸吩咐一声，外边便先走进许多乐师来，拿着乐器，提着桌椅，在两厢坐定，紧接着就见桃红柳绿、姹紫嫣红，走进许多窈窕动人的女子。

夏浔举目一扫，目光忽地定在内中一个身材出挑的女孩儿身上，那女子穿一身翠绿的衣裳，站在一班姿容出众的女儿家中间，仍然显出特别的美丽，那姿容较其他女子明显高出一截。

紫衣姑娘！乍见故人，夏浔不由一讶。

紫衣藤目光定定地落在他的身上，神情浅浅淡淡，目光却似传情，待到乐声一起，翠袖一翻，众女乐歌舞起来，她的目光才从夏浔身上移开。

“呵呵，杨大人，此女名叫紫衣，是怡香院花魁，姿色殊丽，优于诸女，可还人得杨大人法眼？”仇夏见夏浔目光在紫衣藤身上流连良久，捋须笑道。

其实堂下歌舞诸女，本以紫衣藤秀丽出挑，最为艳美，她们一进来，大家的目光大多便流连在她的身上，就是黄真黄御史也不例外。这时仇夏一说，黄真一听夏浔也看上了这位姑娘，不禁暗叫晦气，情知自己和他争不得，马上退而求其次，去寻找第二目标了。

其他那些官员都是陪客，纵然欣赏，今日也打不得什么歪主意，一听仇夏这么说，便纷纷向夏浔打趣起来，夏浔淡淡一笑道：“仇大人误会了，杨某居山东多年，年初才回江南。这位紫衣姑娘，乃是下官旧识，故而多看几眼。”

众官员听了，都露出会心的笑容，齐齐“哦”了一声，神色间满是暧昧。夏浔知道他们有所误会，却也不好解释，只好哈哈一笑，捧杯道：“来来来，现在美味佳肴、歌舞女乐全都齐备了，各位大人，请酒，请酒。”

众人便都纷纷捧杯，迎合起来。方才众人落座，彼此再度通报姓名，夏浔已隐约记起自己在蒲台县抓住的那个仇秋，似乎有位堂兄在济南做官，再听此人名叫仇夏，心中已暗暗警惕，在他面前说话便小心了许多。

众官员说说笑笑，宾主正相谈甚欢，黄真忽地干咳一声，捻着胡须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道：“诸位大人，娲皇造人，据说皆以泥水制之。奈何男人女子，竟有天壤之别，你们看，那位姑娘脚踏彩画木球，身姿轻盈、飘然若仙，何等赏心悦目，若是男人家来舞弄此球，可就不堪入目了。”

夏浔扭头向堂上一看，只见堂上此刻表演的却是杂技。有一个少女，粉面桃腮，娇小玲珑，看年纪只十三四岁。她脚上穿着白袜，踩着一只彩画木球，那球高有两尺，小姑娘踩在木球上，双足灵活地蹬转，球转而行，萦回去来，满堂滑行，无不如意。可她的身子踏在木球上，双足移动极为灵活，腰不摇肩不动，从容俯仰，往来倏忽，技艺确实高超，风姿的确优美。

夏浔笑道：“黄大人何必把我们男人说得如此粗鄙不堪，真要说起来，我

们男人的神通，较之女媧娘娘却也不遑稍让，怎么就不堪入目了？”

黄真讶然道：“杨大人此言从何说起？”

夏浔一本正经地道：“媧皇创造了处女，男人创造了妇女，这不是一般的大神通么？”

满堂官员听了觉得有趣，都笑得打跌。哄笑声中，避在屏风后面正准备陆续上场的女乐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便有人探头向堂上看来，紫衣藤悄悄探出头来，见夏浔端坐堂上，谈笑风生，想起他施予自己的羞辱，一口银牙不由暗暗咬起……

“天色不早了，两位大人一路舟车劳顿，身子乏了，这就早些歇了吧！我等告辞。”酒宴已毕，众官员纷纷告辞。黄真和夏浔酒足饭饱，满面含笑地把诸位官员送到驿馆外，这才返回，又彼此客套一番，各自回房。

夏浔已微有醉意，也有些乏了，打开门走进去，便想宽衣休息。不想房门一开，就见一灯如月，锦幄铺陈，“仕女扑蝶”的画扇屏风上，那翠衣的美人儿栩栩如生，似乎就要走出画来，夏浔心头不由一惊。

他定睛再一看，才发觉有个美人儿站在那屏风前边，堪堪挡住了画上的仕女，难怪乍一瞧这画屏有些奇怪。

紫衣姑娘？看清了那女子模样，夏浔不禁有些讶然。

紫衣藤见他进来，妩媚一笑，盈盈下拜道：“紫衣遵易大人吩咐，为大人铺床叠被、侍奉枕席。大人倦了吧！且请宽衣，奴家伺候大人沐浴……”

夏浔这时才说出话来：“紫衣姑娘？”

紫衣藤杏眼含烟地向他一扬，幽怨地道：“杨公子一别数月，便做了朝廷的大官儿，可喜可贺，可是公子也着实狠心，自奴家梳栊之日弃我不顾而去，便再也不闻不问了。”

夏浔苦笑道：“当时情形，想来你也听说了……对了，你怎来了济南？”

紫衣藤道：“曹玉广公子好心相助，帮奴家调来了此处。”

夏浔这才恍然，又道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易大人的安排？”

紫衣藤嗤的一声道：“你们这些官儿们迎来送往的，有些规矩还需要奴家来说破么？”瞟了夏浔一眼，紫衣藤又幽幽地道，“公子一做了官儿便六亲不认了么？怎的对奴家这般冷淡？”

夏浔苦笑道：“杨某以前……对紫衣姑娘也一直以礼相待吧？这番话从何说起？”